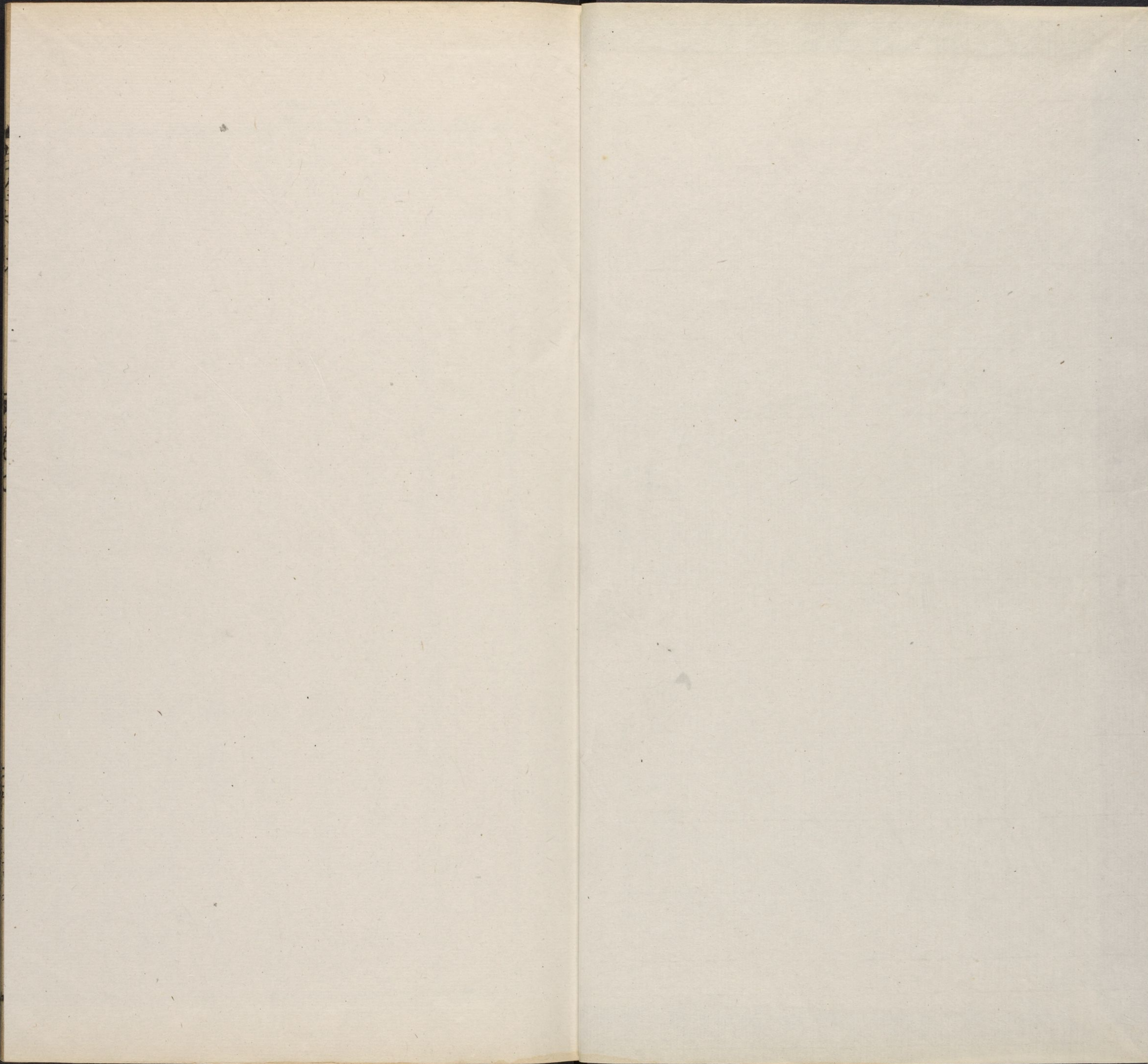


T 5238.07/7922

10



武王論

孔子曰武王亦聖人也昔者孔子孟陽武王稱曰武王

稱而周人也故不致然致意焉曰武王稱曰武王

無間然其不廷於湯武也亦謂矣曰武王稱曰武王

三合天下身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亦可謂至德也已矣

武王稱曰武王也孟陽之武王君至而之不合其美而孔子

其稱武王也其美此其公也世之君子亦自其武王

武王稱曰武王也其美此其公也世之君子亦自其武王

武王稱曰武王也其美此其公也世之君子亦自其武王

武王論

哈佛大學漢學
圖書館藏

蘇子曰武王非聖人也昔者孔子蓋罪湯武顧自以為殷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曰大哉魏々乎堯舜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亦明矣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於武王也蓋謂之弑君至耻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氏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國之存亡民之死生將於是在乎在其孰敢不嚴而孟軻死亂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為

聖人之正若當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為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文王之時諸侯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稱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不王不計紂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紂之不見伐而以考終或死於亂殷人立君以事周命為二王後以祀殷君臣之道豈不兩全也哉武王觀兵於孟津而歸紂若不改過則殷人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若是而已矣天下無王有聖人者出而天下歸之

聖人所不得辭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殺之可乎漢末大亂豪傑並起荀文若聖人之徒也以為非曹操莫與定海內故起而佐之所以與操謀者皆王者之事文若豈教操反者哉以仁義救天下天下既平神器自至將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謀九錫則文若死之故吾嘗以文若為聖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張子房而道似伯夷也殺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則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則必死之楚人將殺令尹子南子南之子棄疾為王馭士王泣而告之既而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然則臣王乎曰棄父

事讐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武王親以黃鉞斬紂使武庚受封而不叛豈復人也哉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武王之封武庚蓋亦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賢聖之君六七作紂雖無道其故家遺俗未盡滅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夷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哉武王之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

武王論

呂祖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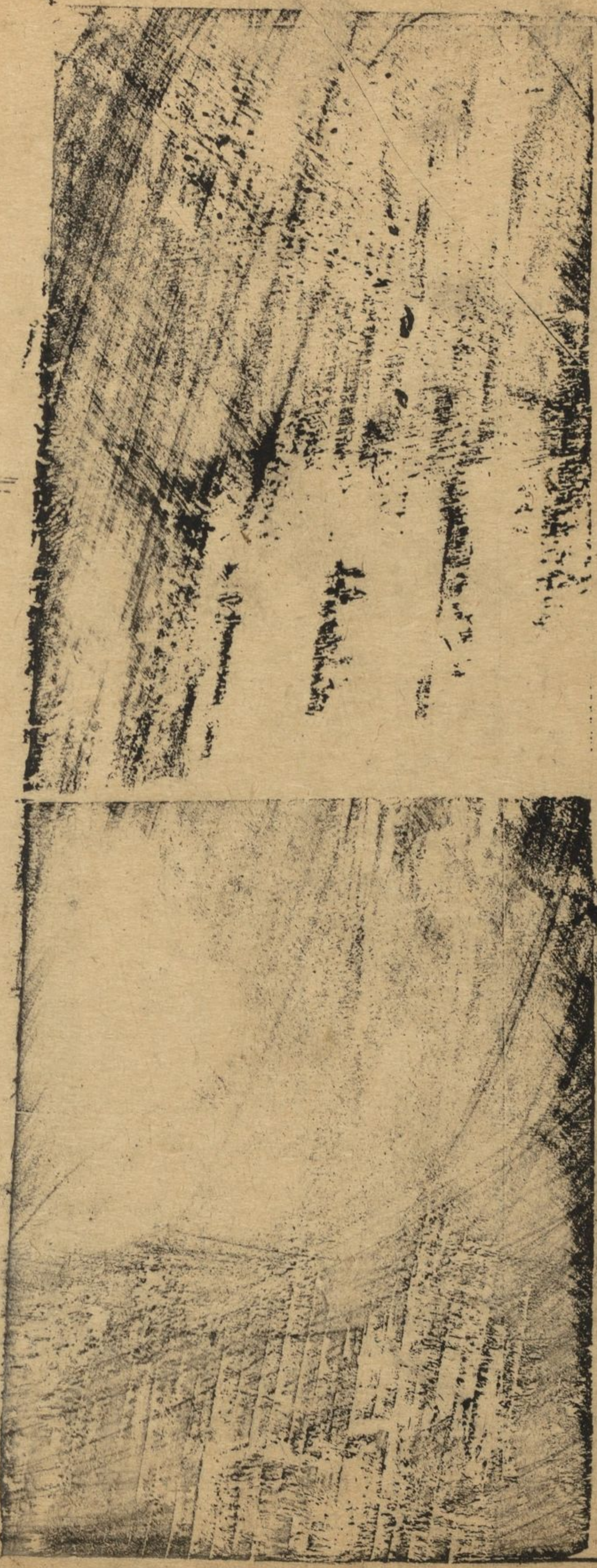
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一日無君者固武王之憂亦伯夷之憂也武王憂今日之無君而伯夷憂後世之無君憂不同而君一也吾嘗讀秦誓之書未嘗不悲武王有無君之心也然武王之無君天下之有君也武王得無君之非而天下獲有君之幸以已之非而易天下之幸奚不可也而伯夷則不之恕也吾觀湯之慙未釋于伐夏之日而仲虺則釋之武王自謂于湯有光而伯夷則非之何者湯無伯夷則慙而武王之臣皆虺故非也慙不見于湯則非見于夷光未見于武則釋光見于虺湯之慙夷

之非武王之光虺之釋皆同此憂也無武之光無虺之釋則天下無善治無夷之非無湯之慙則後世無寧君吾固謂數聖賢者同乎其憂不同乎一世萬世之憂也雖然湯為之而身慙而武王則假于人者何也處武王之勢然也文王蓋嘗有慙矣非徒為湯之慙而且慙于為湯也使武王而復慙焉是視天下之無王也故武王任無君之非而伯夷有無君之責使今日有得君之利而後世無從亂之虞嗟乎武王之意亦深矣而其迹則逆也其理則悖也而亦難以孚乎人今觀數紂之辭則詳而明誓衆之辭則曲而直授武王之辭則大而著意者明紂之罪直

取其心而著文王之德期以取信于天下而已吁以已之意而求以孚乎人人亦既德矣而况于援親之德而強以說人吾未始不為武王病也雖然武王誠病也文王之德天下皆知之而亦何俟于予言然不如是則人無以取信于我也秦誓之書吾當畧其數紂之辭而考其自誓之辭然後可以見武王之心且其言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老有罪惟予小子無良意者以天人之意如此其孚文考之德如此其著今日之過非天人也非文考也乃予一人之過也夫以必勝之辭而

伐至不仁之紂天眷人予而猶且恐其有差吾以是知武王之
 心也不怨天不尤人不咎文考之過不知當時之非不逃後世
 之譏以天下之責而萃于一身天下何與于武王而武王為之
 若是力也誠不忍視天下之病而自居其身以忠也是以放牛
 歸馬為天下也散財發粟為天下也武王何與焉吁蓋至是而
 後見武王之心昔者夫子序洪範之書則曰武王勝商殺受立
 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者大法也訪大法于亡國之臣吾
 固謂非武王則不訪非箕子則莫之謀也而夫子則詳述而叙
 之者意者以為可勝則勝非求勝也可殺則殺非過殺也可立

則立立之所以為仁可歸則歸之之所以為義而武王一以無
 心處之斯其所以為皇極之君也歟吁蓋至是而後益見武王
 之心



周公論

王安石

甚哉荀卿之好妄也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
 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千有餘
 人是誠周公之所為則何周公之小也夫聖人為政於天下也
 初若無為於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修也故三
 代之制立庠於黨立序於遂立學於國而盡其道以為養賢教
 士之法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而固無不見尊養者矣此則周公
 待士之道也誠若荀卿之言則春申孟嘗之行亂世之事也豈
 足為周公乎且聖世之事各有其業講道習藝患日之不足豈

暇遊公卿之門哉彼遊公卿之門求公卿之禮者皆戰國之奸民而毛遂侯嬴之徒也苟卿生於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著之天下而惑於亂世之俗遂以為聖世之事亦若是而已亦已過也且周公之所禮者大賢與則周公豈唯執贄見之而已固當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如其不賢不足與共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之為禮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蓋君子之為政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悅之則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為政則宜立學校之法於天下矣不知立

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唯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也或曰仰祿之士猶可驕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夫君子之不驕雖閭室不敢自慢豈為其人之仰祿而可以驕乎嗚呼所謂君子者貴其能不易乎世也苟卿生於亂世而遂以亂世之事量聖人後世之士尊苟卿以為大儒而繼孟子者吾不信矣

周公論

蘇軾

論周公者多異說何也周公居禮之變而處聖人之不幸宜乎說者之異也凡周公之所為亦不得已而已矣若不得已而不已則周公安得而為之成王幼不能為政周公執其權以王命賞罰天下是周公不得已者如此而已今儒者曰周公踐天子之位稱王而朝諸侯則是豈不可以已耶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又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又曰周公曰王若曰則是周公未嘗踐天子之位而稱王也周公稱王則成王宜何稱將亦稱王耶將不稱耶不稱則是廢

也稱王則是二王也而周公何以安之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儒
者之患在於名實之不正故亦有以文王為稱王者是以聖
人為後世之僭若急於為王者耶天下雖亂有王者在而已自
王雖聖人不能以服天下昔高帝擊滅項籍統一四海諸侯
臣相率而帝之然且辭以不德惟陳勝吳廣乃囂乎急於自
王而謂文王亦為之耶武王伐商師渡孟津會於牧野其所以
稱先君之命於諸侯者蓋猶曰文考而已至於武成既以柴
望告天百工奔走受命于周而後稱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
由此觀之則是武王不敢一日妄尊其先君而况於文王之自

王乎詩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是亦追稱而已矣史記曰
姬乎采芑歸乎田成子夫田常之時安知其為成子而稱之故
凡以文王周公為稱王者皆過也是資後世之篡君而為之藉
也陳賈問於孟子曰周公使管蔡監商管蔡以商叛知而使之
是不仁不知是不智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
亦宜乎從孟子之說則是周公未免於有過也夫管蔡之叛非
逆也是其智不足以深知周公而已矣周公之誅非疾之也其
勢不得不誅也故管蔡非所謂大惡也兄弟之親而非有大惡
則其道不得不封管蔡之封在武王之世也武王之世未知有

周公成王之事苟無周公成王之事則管蔡何從而叛周公何從而誅之故曰周公居禮之變而處聖人之不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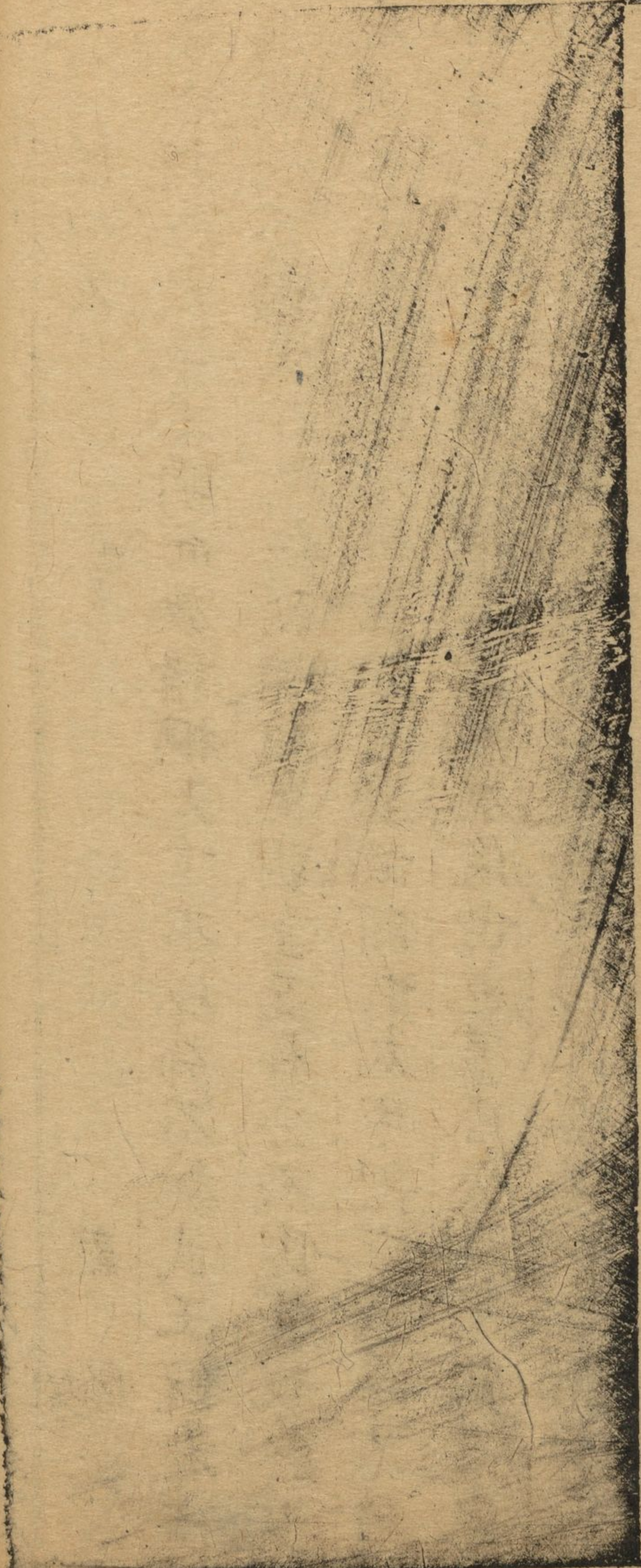
周公論

陳傳良

武王之封武庚也存商之仁也固存商之仁也亦安周之心也以商之臣虐其君而取其天下雖盛德民之不疑者蓋寡而重棄其孤剪焉其族而覆之祀民心之疑不鮮矣民疑而不鮮天下不可居也故夫封武庚亦安周也吾行仁而不失其自安之道武王之計得矣而周公從而殺之周公之殺武庚非武王之意也聖人之為不如是其甚也兄殺其子弟殺其父人則曰吾固疑其弗利于商也其號曰存之而固將徐絕之也武王之繼商不情也周公一誅而被武王不情之名則周公之心豈安鳴

呼周公之諫管叔其誅以謝天下歟且管叔非叛周也叛周公也武庚則叛周也非叛周公也管叔之罪私而武庚之禍大蓋武庚蓄未逞之謀而發管蔡之隙管不勝其忿以成武庚犄角之勢則周公之致辟于武庚而寬管叔之誅也似可何至于戕其兄嗚呼周公之誅管叔其以謝天下也武庚叛也管叔亦叛也周公而施於武庚而置管叔是情屈于親而法獨行于讎也叛而罰異則天下偏周公之刑矣偏周公之情則不情武王者管叔不忍殺也是故周公寧忍管叔夫周公而猶忍于管叔則非甚于武庚矣天下無甚周公之辟而後無疑武王之心故

周公能以其身犯戕兄之不祥亦不累其君父以弗利商之謗悲夫其仁于君父也夫昔者帝舜誅四凶人而封其欲殺已之弟而天下咸服石碣殺州吁而及其子厚君子曰義蓋象不濟四凶之惡則舜可以私厚與州吁之謀則石碣不得不公也由此觀之管叔無連商之罪則周公可以無誅吁管叔之無連商而可以無誅周公欲也雖然吾亦悲周公之未有以處武庚



周公論一

蘇轍

伊尹既立太甲不明而放諸桐天下不以為不義武王既沒成
 王幼周公攝天子之位朝諸侯於明堂而召公不悅管叔蔡叔
 咸叛天下幾至於不可救二者其故何也太甲既立矣而不足
 以治天下則夫伊尹猶有以辭於後世也蓋周公之事其迹無
 以異于伊尹然天下之人舉皆疑而不信此無足怪也何者天
 下未知夫成王之不明而周公攝則是周公未有以報天下之
 心而強揖焉以為之上也且夫伊尹之揖其事有不得已而然
 耳太甲雖廢而伊尹未敢有所復立以召天下之亂故寧以已

揖焉而待夫太甲之自悔是以天下無疑乎其心今夫周公之際其勢未至於不得已也使成王拱手以居天下之上而周公為之佐以成王名號于天下而輔之以周公此所謂其勢之未至于不得已者矣而周公不居則夫天下之謗是周公之所自取也然愚以為不然挾天子以令天下此諸葛孔明之事耳而周公豈不足以知之蓋夫人臣惟無執天子之權人臣而執天子之權則必有忠于其心而後可以自免于難何者人臣而用天子之事此天子之所忌也以夫人之身上為天子之所忌而下為左右之大臣從而媒孽其短此古之忠臣所以盡心而不

免于禍而世之姦雄之士所以動其先君之心而不顧者也似成王用事于天下而周公制其予奪之柄則愚恐成王有所不平于其心而管蔡之徒乘其隙而間之以至于亂也使成王有天子之虛名而不得制天下之政則愚恐周公有所不忍于其中赧然其有不安之心也是以寧取而揖之使成王無與乎其間以破天下讒慝之謀而絕其爭權之心是以其後雖有管蔡之憂而天下不搖使其當時列于羣臣之間方其危疑擾攘而未決也則愚恐周公之禍非居東之所能免而管蔡得志于天下成王將遂不立也嗚呼其思之遠哉

周公論二

蘇轍

言周公之所以治周者莫詳於周禮然以吾觀之秦漢諸儒以
意損益之者衆矣非周公之完書也何以言之周之西都今之
關中也其東都今之洛陽也二都居北山之陽南山之陰其地
東西長南北短、長相補不過千里古今一也而周禮王畿之
大四方相距千里如畫棊局近郊遠郊甸地稍地小都大都相
距皆百里千里之地方實無所容之故其畿內遠近諸法類皆
空言耳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一也書稱武王克商而反商政列
爵惟五分土惟三故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

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
附庸鄭子產亦云古之言封建者蓋若是而周禮諸羣公地方
五百里諸侯四百里諸伯三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與古
說異鄭氏知其不可而為之說曰商爵三等武王增以子男其
地猶因商之故周公斤大九州始皆益之如周官之法於是千
乘之賦自一成十里而出車一乘千乘而千成非公侯大國無
以受之吾竊笑之武王封之周公大之其勢必有所并有所并
必有所徙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國為之徙者十有六封數大國
天下盡擾此書生之論而有國者不為也傳有之曰方里而井

十井為乘故十里之邑而百乘百里之國而千乘千里之國而
萬乘古之道也不然百乘之家為方百里萬乘之國為方數圻
矣古無是也語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千乘雖古之大國
而於衰周為小然孔子猶曰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
也者然則雖衰周列國之疆家猶有不及五十里者矣韓氏羊
舌氏晉大夫也其家賦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
謂一縣而百乘則可謂一縣而百里則不可此周禮之不可信
者二也王畿之內公邑為井田鄉遂為溝洫此二者一夫而受
田百畝五口而一夫為役百畝而稅之十一舉無異也然而井

田自一井而上至於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溝洫
澮三溝洫之制至於萬夫方三十二里有半其所以通水之利
者遂溝洫澮川五利害同而法制異為地少而用力博此亦有
國者之所不為也楚為掩為司馬町原防于衍沃蓋平川下澤
可以為井者井之原阜隄防之間狹不可行惟町之壯預以町
為小頃町皆因地以制廣狹多少之異井田溝洫蓋亦然耳非
公邑必為井田而鄉遂必為溝洫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三也三
者既不可信則凡周禮之詭異遠於人情者皆不足信也古之
聖人因事立法以便人者有矣未有立法以強
人者也立法以強人此迂儒之所由亂天下也

召公論

王安石

漢之諸儒皆以為周公攝政而召公不悅以孔氏古文考之則
召公之不悅也周公既歸政矣然召公之不悅何也曰成王可
與為善可與為惡者也周公既復辟成王既即位蓋公懼王之
不能終而廢先王之業也是以不悅焉夫周之先王非聖人則
仁人也積德累行數世而後受命以周公繼之累年而後太平
民之習治也久矣成王以中才承其後則其不得罪于天下之
民而無負于先王之烈也不亦難乎如此則責任之臣不得不
以為憂也周公曰君惟乃知民德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然則召公

之不悅亦周公之心也周公以為在天者其命之終吉凶吾不得而知也在人者後嗣或不修德墜厥命則吾亦不得而知也在我者吾知勉之而已則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也且以古之人君至于文武所以能保其天下國家者亦皆有賢人為佐我自今乃相與濟成王同未在此位之時則可以無大責矣夫在我者君子之所及而當勉者也在天與人者吾如彼何哉故周公之告也亦竭其心盡其力而已所以勉且慰之也曰如周公之詔則召公可以無不悅矣然則召公之所以不及周公儻在是子曰憂其可憂疑其可疑召公之所以不悅也憂其可憂而卒

之以不憂疑其可疑而卒之以不疑周公之所以誥也五聲之相得也五味之相入也其始不同而卒于和也聖賢之相揆也亦若是而已矣以此謂召公為不及周公則吾于征苗以伯翳為賢于禹也其可乎然則召公固無不悅周公之事乎曰自堯舜沒至于周而賢人為衆詩曰肅肅兔置椽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千城言兔置之人猶足以千城乎公侯也又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斃譽髦斯士言其為士者亦皆有德之髦也當此之時而召公為公則其為賢亦遠矣以召公為不足以知周公也則凡在周之士大夫宜無一人知周公者矣然則

周公孰與之謀而就事乎且以召公為不賢而不足以知周公也則文武周公曷為任之至于此極而召公又安能以其令名終也以召公為賢而不悅乎周公則其與之共事而不爭又不去焉何也夫聖人之所立賢人有所不能者矣顏子曰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顏子之于孔子有所不能知者也雖然未嘗不心悅而誠服之也此其所以為賢人也如賢人之于聖人既不足以知之而又不心悅也則是聖與幾異類而相反也或曰子路之于孔子嘗不悅也曰由之鄙人也何足以語召公也哉孔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文武周公之使人猶孔子也文武周公所以為三公與孔子所使治千乘之賦者其智之不同亦可知已然則成王之疑周公也召公曷為不諫曰召公坐而論道以相成王者也其朝夕所以開王心者史能悉記之乎

三監論

金履祥

武王周公伐殷誅紂而立武庚使管叔蔡叔霍叔監殷管叔以
殷畔雖孟子亦認為周公之過而蘇氏又盛稱武王之踈以成
敗之跡言之過則誠過而踈則誠踈矣而聖人正其誼不謀其
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于此畧可見然以處事之理言之固亦未
為踈也君臣之際天下之大戒昔者成湯伐桀則放之武王克
殷而紂死矣武王為天下除殘而已固不必加兵于其身也聖
人惡之止其身而已固不必誅絕其子孫也于是立武庚以存
其祀以常情論之誅其父而立其子安知武庚之不復反乎慮

其反而不立與立之而不能保其不反是不得以存之也于是
分殷之故都使管叔蔡叔霍叔為之監以監之夫天子使其大
夫為三監于方伯之國三人亦殷禮也况所使為監者又
吾之懿親介弟也武庚何得為亂于其國假使管叔而至不肖
何至挾武庚以叛哉聖人于此亦仁之至義之盡矣不幸武王
則既喪成王則尚幼而天下之政則周公攝之是豈其得已也
彼管叔者國家之謂何又因以為利彼固以為周之天下或者
周公可以取之已為之兄而不得與也此管叔不肖之心也而
况武庚實嗾之于是倡為流言以撼周公既而成王悟周公歸

而遂挾武庚以叛彼武庚者矚周室之內難亦固以為商之天
下或者已可以復取之三叔之愚可因使也此武庚至愚之心
也而况三叔實籍之于是始為浮言以誘三叔既而三叔與之
連遂挾三監淮奄以叛夫三叔武庚之叛同于叛而不同于情
武庚之叛意在復商三叔之叛意在于得周也至于奄之叛意
不過于助商而淮夷之叛則外乘應商之聲內撼周公之子其
意又在于得魯三叔非武庚不足以動衆武庚非三叔不足以
間周公淮夷非乘此聲勢又不能以得魯此所以相挺而起同
歸于亂周也抑當是時亂周之禍亦烈矣武庚挾殷畿之頑民

而三監又各挾其國之衆東至于奄南及于淮夷徐戎自秦漢之勢言之所謂山東大抵皆反者也其他封國雖多然新造之邦不足以禦之故邦君御事有艱大之說其艱難之勢誠大也有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之說是欲閉關自守也大誥一書朱子謂其多不可曉以今觀之當時邦君舊人固嘗與于武王弔伐之事者非不知殷之當黜也特以事勢之艱大故欲遠卜自守耳是以大誥一篇不及其它惟釋其艱大之疑與其遠卜之說自肆予沛人以下釋其艱大也予惟小子以下釋其遠卜也爾惟舊人以下釋其艱大也予曷其極卜以下釋其遠卜

也若夫事理則固不在言矣抑大誥之書曰殷小腆曰殷逋播臣于三監則畧而不詳何也蓋不恣言也不恣言則親也其卒誅之何也曰親、尊、竝行不悖同道然也故于家曰親、為于國曰君臣為象之欲殺舜止于亂家故舜得以免之管叔之欲殺周公至于亂國故成王得以誅之周公不得以全之也使管叔而可以無誅則天下後世之為王懿親者皆可以亂天下而無死也可以亂天下而無死則天下之亂相尋于後世矣而可乎故黜殷天下之公義也誅管蔡亦天下之公義也夫苟天下之公義聖人不得而私亦不得而避也吁是亦成王周公

之不幸也

殷民叛周論

周洪謨

或問武王之伐商也書曰前徒倒戈攻其後以比是言王者無敵也又曰篚厥玄黃紹我周王是言人心悅服也夫何天下甫定武王既崩而四國殷民扇亂不已雖化訓三紀之久而闕之猶艱故先儒謂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入篇皆為殷人不服周而作又謂方殷之霄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稍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殷先七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禦也由是觀之則所謂倒戈執篚于弔伐之日者不幾于虛文乎聖人以至

仁伐至不仁何其人心之不易服哉南臯子曰是蓋不然向之
倒戈而不敵執篋而來迎者非商之臣也乃紂所害之蒸民
也所播棄之犁老也其後不服周而念商者非商之民也乃紂
所比昵之罪人也所崇信之姦回也何以明之書曰乃惟四方
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
百姓以姦冗于商邑又曰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則商臣之黨
紂害民者皆天下之姦回罪人不可謂不衆也故孟子謂武王
驅飛廉于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而朱子以為皆黨紂害民
者也然滅之云者豈噍類無遺哉不過殲其渠魁而餘孽之猶

存者不知幾千萬人誅之不可勝誅也既不之誅而子弟念其
父兄之死臣僕念其國統之絕者憤怨不已故乘三監之隙而
脅其民以叛也今夫盜蹠一呼聚黨數百猶能糜人之國其故
何哉脅之而已矣豈有紂黨之在淵藪者猶衆而不能脅四國
之民以叛哉故多士曰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多方曰我惟大降
爾四國民命皆謂商民為所脅者衆故寬宥之而不加誅也雖
以四國民命為言而曰商王士曰爾殷多士曰殷侯尹民曰胥
伯小大多正則實告殷臣而非告殷民也至于畢命曰恣殷頑
民亦指殷之餘孽而言故下文言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茲殷庶

士席寵惟舊則極數殷士之惡而無一語以及殷民也數千載之下讀者不得其意乃謂殷民既怨殷而歸周又叛周而思殷且或謂周之頑民乃殷之忠臣夫殷之臣孰有忠于微子箕子而叛周者非微子箕子乃紂子武庚及其餘黨耳使誠以為叛周者非紂餘黨乃前日塗炭之民則聖人伐暴救民之意終無以暴白于天下後世而亂臣賊子得以藉口矣予故為詳辨之

處殷民論

金履祥

殷自中葉以來士大夫世家巨室殖貨慢令風俗浸不美盤庚一嘗正之歷高宗諸賢君風俗固嘗正矣至紂又以浮醜驕奢倡之一時風靡而又為天下逋逃主聚諸亡命是崇是長凡億兆之心如林之旅計皆是物蕩無廉耻一旦周師至則倒戈迎降之不暇爾武王入殷固已慮之曰若殷之大衆何太公亦已有誅斥之意矣獨周公不然而兼包并容之然商民之意得氣滿終不若在紂之日故其後從武庚以叛于是分遷畿甸而處之而誘之亦殊勞矣昔子王子謂跡商民之所為自秦漢言之

坑戮誅夷之而已矣而乃待之如此此乃周公之德而所以為周家之忠厚也然觀于多士多方君陳畢命諸書大抵殷民之為頑自其染紂之惡于是有淫放之習自其從武庚之叛于是又有思商之心以淫放之習而行思商之心奚為其不亂也周公之時洛邑雖遷而思商未釋也君陳以後思商之念釋而化紂之習未除也思商之心未釋故多方多士開諭之辭詳化紂之惡未除故君陳畢命簡別之政肅周公成康不惟其思商而化之不以其忘商而置之分正之命拳拳于生厚之遷保釐之冊汲汲于餘風之殄噫是特為風俗人心記耳前儒謂東遷之

後衛之俗淫鄭之俗誹魏之俗嗇齊之俗詐獨東周之民忠厚之風歷數百年而不弊及其亡也九鼎寶器皆入于秦而周民遂東亡先王之化所以入人者深矣

七卷終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大觀八卷

歷代類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婁東吳震元長卿甫編次

伯夷論

鄭 獬

特立之士有大功於聖人之教傑然喬於百世之上者後世皆得而公傳焉司馬氏作史記序七十列傳非公其傳者與而以伯夷首之善乎司馬氏之為史矣伯夷叔齊力於仁義有激於當世輔聖人之教得其深者也為之傳首豈謬哉孤竹君欲以位授其子叔齊叔齊讓於兄伯夷伯夷曰父命也卒不受遂更相讓而俱逃之及武王順天下號義兵以伐紂天下無賢不肖

皆曰武王是焉恐恐然武之不勝獨伯夷排天下之議非之曰父死不葬謀及干戈非孝也以臣伐君非仁也武王不聽遂取商天下既已周伯夷耻不食其粟乃餓死嗚呼一國之君民之所奉亦已尊矣而伯夷不敢廢父之命甘于遁去天下之讓孰加焉武王既興聖賢皆為之助亦足以樹勳矣而伯夷不敢廢君之分而甘於餓死天下之仁孰加焉讓齊之心非為齊也而為萬世之為國者焉諫武之心非為武也而為萬世之為臣者焉故後世之為國者子欲奪於父弟欲奪於兄交挺白刃以爭繼立者必宿慄挫縮不敢耀芒角以其有伯夷之讓然也後

世之為臣者幸碧之亂以肆姦謀紛君臂而欲其位者必覩汗驚爆不敢出氣以其有伯夷之仁然也是仁節者得不謂有大功於聖人之教者與如天之覆健然其高也如日月之照烈然其明也而萬百千世愈高愈明義風洗然照人毛髮使爭子賊臣畏服之如是顧其功可較也昔堯既公天下以讓舜而夫子首之於書吳太伯讓國於季歷而遷亦首之於世家春秋之說左氏者亦以隱公能讓而首之於春秋雖然堯大聖也則安敢以擬議以太伯隱公止於一讓後世乃稱之為至德為賢君遂而首之於春秋而况伯夷哉雖亦不為之傳首其可得乎噫目

之夕瞽忽開則大明耳之夕瞽忽震則大驚當伯夷不生天下孰知讓國之為美與伯夷不死天下孰知伐君之為非與伯夷生死之節盡之矣渾渾之俗其不大明而大驚也哉夫子嘗罕言仁而於伯夷曰求仁而得仁孟子學夫子者也而稱之曰伯夷聖之清又曰聞伯夷之風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太公望從武王伐紂而親為之師者也亦曰義人也夫子謂之仁孟子謂之清太公謂之義嗚呼其為人也果何如哉

夷齊論

李德裕

昔夷齊不食周粟餓于首陽之下仲尼稱其仁美其德蓋以取其節而激貪也所謂周粟者周王所賦人之祿是也諫而不從不食其祿可矣至于聞淑媛之言輒殮薇蕨斯可謂不智矣夫薇蕨者元氣之所發生四時之所順成日月之所燭風雨之所育周烏得而有之哉若以粟者周人之播殖則夷齊得非周人乎反覆其道盡未當理然夷齊之行實誤後人於陵仲子慕夷齊者也乃至不義其兄之祿潔則潔矣仁豈然哉厥後商雒四友畏秦之酷避秦之禍豈止潔身而已然殮紫芝以為糧飲清

古論
卷八
泉以為漿終老南山以養其壽斯可謂仁智兼矣

伯夷叔齊論

王安石

事出于千世之前聖賢辨之甚詳而明然後世不深考之因以偏見獨識遂以為說既失其本而學士大夫共守之不為變者蓋有之矣伯夷是已夫伯夷古之論有孔子孟子焉以孔孟之可信而又辨之反復不一是愈益可信也孔子曰不念舊惡求仁而得仁餓于首陽之下逸民也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不立惡人之朝避紂居北海之濱目不視惡色不事不肖百世之師也故孔孟皆以伯夷遭紂之惡不念以怨不恐事之以求其仁餓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清而號為聖人耳然則司馬

遷以為武王伐紂伯夷叩馬而諫天下宗周而耻之義不食周粟而為采薇之歌韓子因之亦為之頌以為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于後世是大不然也夫商衰而紂以不仁殘天下天下孰不病紂而尤者伯夷也嘗與太公聞西伯善養老則往歸焉當是之時欲夷紂者二人之心豈有異耶及武王一奮太公相之遂出元元于塗炭之中伯夷乃不與何哉蓋二老所謂天下之大老行年八十餘而春秋固已高矣自海濱而趨文王之都計亦數千里之遠文王之興以至武王之世歲亦不下十數豈伯夷欲歸西伯而志不遂乃死于北海耶抑來而死于道路耶抑

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耶如是而言伯夷其亦理有不存者也且武王倡大義于天下太公相而成之而獨以為非豈伯夷乎天下之道二仁與不仁也紂之為君不仁也武王之為君仁也伯夷固不事不仁之紂以待仁而後出武王之仁焉又不事之則伯夷何處乎余故曰聖賢辨之甚明而後世偏見獨識者失其本也嗚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時其烈豈太公哉

夷惠清和論

皇甫湜

論曰伯夷不降其志不辱其身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乃至
餓死而不顧是以孟子謂之為清柳下惠辱其身降其志不羞
汙君不辭小官乃至屢黜而不去是以孟子謂之為和若校之
聖人則彼之所行皆一方之士也夫聖人之道可以進則進可
以止則止是天下之是非天下之非出孿拘之域不凝滯于物
通塞若水變化猶龍動之謂權靜之謂道非可以一善目非可
以一行稱安肯立惡人之朝黜而不羞耻武王之粟餓而至死
故曰彼之所行皆一方之士也即而評焉在于清和互有長短

請列而辨之彼伯夷者揭標表于不滅蹈臣子之所難行信道
之篤執之如山嫉惡之心惡之如鬼清風所激有心必動此其
為長也至于傳之汎愛易之隨時聖人之權濟物之義豈非不
暇亦將有妨焉柳下惠辱身以求利物潔身以事無道唯斯人
是哀唯吾道是存薰蕕雖同河濟不雜此其長也至于無道則
隱亂和不居而飲盜泉水食不仁粟垂傲物之迹近寬身之仁
又君子所不由矣則清和之用于與奪為均雖然清之流矯于
前而激于後使萬年亂臣賊子懼貪夫惡人耻且衆人之難行
者和之迹疑于往而激于今使代未偷苟之輩有容貪利之
徒得語且衆人之易為者也顏回曰舜何人也孟軻曰謂其身
不能是賊其身夫然則士之率性飭躬立志希古當以聖人為
準的中庸為慕尚力苟不足寧終止焉則清與和皆非通道不
可準則若循迹而辨以矯俗為心必不得已願附清者

三聖人論

王安石

孟子曰可欲謂之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
輝之謂大；而化之、謂聖、之為名道之極德之至也非禮
勿動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此大賢者之事也賢者之
事如此則可謂備矣而猶未足以鑽聖人之堅仰聖人之高以
聖人觀之猶太山之於岡陵河海之於陂澤然則聖人之事可
知其大矣易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合其吉
凶此蓋聖人之事也德苟不足以合於天地明苟不足以合於
日月吉凶苟不足以合於鬼神則非所謂聖人矣孟子論伯夷

伊尹柳下惠皆曰聖人也而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
恭君子不由也夫動言視聽苟有不合於禮者則不足以為大
賢人而聖人之名非大賢人之所得擬也豈隘與不恭者所得
備哉蓋聞聖人之言行不苟而已將以為天下法也昔者伊尹
制其行於天下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而後世
之士多不能求伊尹之心者由是多進而寡退苟得而害義此
其風流末俗之弊也聖人患其弊於是伯夷出而矯之制其行
於天下曰治則進亂則退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而後世之
士多不能求伯夷之心者由是多退而寡進過廉而復刻此其

流風末世之弊也聖人又患其弊於是柳下惠出而矯之制其
行於天下曰不羞污君不辭小官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而
後世之士多不能求柳下惠之心者由是多污而寡潔惡異而
尚同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此三人者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
下之中道也故久必弊至孔子之時三聖人之弊各極於天下
矣故孔子集其行而制成法於天下曰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
久可以仕則仕可以處則處然後聖人之道一具而無一偏之
弊矣其所以大具而無弊者豈孔子一人之力哉四人者相為
終始也故伯夷不清不足以救伊尹之弊柳下惠不和不足以

古論大觀 卷八
救伯夷之弊聖人之所以能大過人者蓋能以身救弊於天下耳如皆欲為孔子之行而忘天下之弊則惡在其為聖人哉是故使三人者當孔子之時則皆足以為孔子也然其所以為之清為之任為之和者時耳豈滯於此一端而已乎苟在於一端而已則不足以為賢人也豈孟子所謂聖人哉孟子之所謂隘與不恭君子不由者亦言其時爾且夏之道豈不美哉而殷人以為野殷之道豈不美哉而周人以為鬼所謂隘與不恭者何以異於是乎當孟子之時有教孟子枉尺直尋者有教孟子權以援天下者蓋其俗有似於伊尹之弊時也是以孟子論是三

人者必先伯夷亦所以矯天下之弊耳故曰聖人之言行豈苟而已將以為天下法也

平王論

蘇軾

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顧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没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于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于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弃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

古語六卷
卷八
敗亦不減幽厲然至于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
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鬻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
後殷之舊也古公遷于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
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于絳
于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
不卽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饑群蠻叛之申息之北
門不啟楚人謀徙于阪高為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
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
盡為灰燼温嶠欲遷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

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弘衛文大
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為墟矣且北寇方彊一旦示
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
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彊顧不愈於東晉
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而修文
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彊未敢貳也而秦何自
霸哉魏惠王畏秦遷于大梁楚昭王畏吳遷于郢頃襄王畏秦
遷于陳考烈王畏秦遷于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
董卓劫帝遷于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于豫章亦亡故曰

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

東遷洛邑論

蘓軾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居九鼎焉而周復都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于洛蘓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自平王至于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頃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于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至于敗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

一敗而鬻田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于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未有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鬻田宅之効也盤庚之遷復殷之舊也古公遷于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爾齊遷臨淄晉遷于絳于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饑群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敵楚人謀徙于阪高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于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蘓峻之亂晉幾亡

矣宗廟宮室盡為灰燼温嶠欲遷豫章二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遷都若弘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為墟矣且北方強一旦示弱竄于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強顧不愈于東遷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強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于大梁楚昭畏吳遷于郢項襄王畏秦遷于陳考烈王畏秦遷于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

古論大權
漢之末董卓劫帝遷于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于豫章亦
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

魯論

蘇轍

魯自宣公殺其世子而自立公室遂卑三桓分有其民而竊咻
之民知有大夫而不知有君襄公二十九年季武子取卞公還
自楚不敢入歸而不敢問蓋魯君之失國也久矣至昭公不忍
其偏未能收民而舉兵攻之遂以失國哀公孤弱甚於昭公又
欲以越人攻之終亦出死於越嗟夫棄民五世而欲一朝收之
宜其難哉昔齊晏子嘗告景公以田氏之禍公問所以救之者
晏子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而大夫不收公利景
公稱善而不能收齊卒以亡語稱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

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孔子問之曰成
事不誣遂事不諛既往不咎予嘗考之以為哀公將去三桓而
不敢正言古者戮人於社其託於社者有意於誅也宰我知其
意而亦以隱答焉其曰使民戰栗以誅告也孔子知其不可曰
此先君之所為植根固矣不可以誅戮齊也蓋亦有意於禮乎
不然何咎予之深也孔子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
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自隱
至昭而逐於季氏凡十世自宣至定而制於陽虎凡五世虎不
逾世而敗自是三桓微散沒不復見而魯公室雖微不絕遠與

戰國相終始蓋以臣僭君不義而得民要以其力自斃君雖失
衆而其實無罪久則民將哀之其勢固當然哉

魯用天子禮樂論

高 郢

周公居攝七年致政而殷成王康王追思其德命魯侯代之祀以天子禮樂魯得乘大賂建太常外祭郊社內祭嘗禘虞夏商周之服器與官兼而用之以廣魯于天下郢竊謂自天子至于庶人尊卑貴賤待禮而別豐者不可殺殺者不可豐成康過賜非禮也魯君受賜亦非禮也何則郢聞有位而後行典禮仲尼不臣門人非君也季札不嗣吳爵非長也周公不王而以禮樂王者是以非禮誣周公也設欲誣周公以非禮魯謂昊天上帝亦可誣乎奈何使魯人郊昔孔子憤歎于衰周而欲求禮于魯及

觀其僭乃言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乎魯用天子禮樂者本以郊上帝既非聲名文物之不當用可知矣又恐來者以祀宋用王禮為後因言祀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祀宋二王後得守先祖禮樂魯何守而用之耶猶懼其未能又言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故是謂大嘏此乃申言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之定分也夫子之言昭昭如揭日月而學者或以為事使聖人未聞可否難措辭于魯議者于謙默之道則可矣于發揮之義恐未盡也詩曰爾之教矣人胥効矣魯侯用王禮其臣亦用侯之禮故季氏舞八佾

旅泰山設公廟歌雍徹嗟乎禮之不早辨也如此古者父為天子諸侯子為士祭禮從子不得從其父晉應武王之穆潯用備物享武王乎若享非禮之祭是周公不得為聖也知其不享是成康祇以王者禮樂餒周公于魯矣安在其廣乎且周公之績孰與伊尹佐商成康之明孰與太戊崇異伊尹不過號為保衡至千沃丁太戊亦不加以王禮或謂周公叔父也于伊尹而為親故尊而異之夫太伯太王之元子三以天下讓于王季王季得之以傳祚于文武故孔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及武王克紂追王太王王季文王而不追王太伯豈武王忘太伯之

德而不親乎蓋以苛威之禮名分之別為萬代之準不為一人私也夫人情無常以禮為常以禮從情動則有悖且如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代代不毀大凡繼體之君皆欲祖宗其父至于功德未著不敢妄加廟稱者情非不欲限禮而已矣故禮之行于宗廟父子不得遂其私而况成康又得天地之公器大典獨私于周公乎周公有大勲于周土田附庸以益之則可秬鬯圭瓚以賜則可若天子禮樂成康所恃以為尊也胡可以假人成康雖欲尊于周公伯禽其忍受之以出僭其君入陷其父乎若周公躬制禮樂墳土未乾而子孫不克負荷亂王者之度孔子稱其衰不亦宜乎

魯隱公論一

蘇軾

蘇子曰非也春秋信史也隱攝而相弑著於史也詳矣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以周公薨故不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以魯公薨故稱公史有謚國有廟春秋獨得不稱公乎然則隱公之攝也禮歟曰禮也何自聞之曰聞之孔子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未生如之何孔子曰鄉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何謂攝主曰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世子未生而死則其弟若兄弟之子以當立者為攝主子生而女也則攝主立男也則攝主退此之謂攝主古之人有為之者季康子是也季栢子且

死命其臣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
也可相子卒康子卽位旣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
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夫
人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康子請退康子之謂攝主古之道
也孔子行之自秦漢以來不修是禮而以母后攝孔子曰唯女
子以小人為難養也使與聞外事且不可曰牝雞之晨惟家之
索而况可使攝位而臨天下乎女子為政而國安唯齊之君王
后吾宋之曹高向也蓋亦千一矣自東漢馬鄧不能無譏而漢
吕后魏胡武靈唐武氏之流蓋不勝其亂王莽楊堅遂因以易

姓由是觀之豈若攝主之庶幾乎使母后而可信則攝主亦可
信也若均之不可信則攝主取之猶吾先君之子孫也不猶愈
於異姓之取哉或曰君薨而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安用
攝主曰非此之謂也嗣天子長矣宅憂而未出令則以禮攝冢
宰若太子未生、而弱未能君也則三代之禮孔子之學决不
以天下付異姓其付之攝主也夫豈非禮而周公行之歟故隱
公亦攝主也鄭玄儒之陋者也其傳攝主也曰上卿代君聽政
者也使子生而女則上卿豈繼世者乎蘇子曰攝主先王之令
典孔子之法言也而世不知習見母后之攝也而以為當然也

吾不可不論以待後世之君子

魯隱公論二

蘓軾

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為不擊則盜且并殺已也隱公之智曾不若是塗之人也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為非嫡與桓均爾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聲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尚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施優來之三世上欲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其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不免於二世之虐皆無足哀者吾獨表

而出之以為世戒君子之為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之所為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即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既乎何蒙氏之足憂釋此不為而具五行於市非下愚而何嗚呼亂臣賊子猶蝮虵也其所螫草木猶足以殺人况其所噬齧者歟鄭小同為高貴鄉公侍中嘗詣司馬師、有密疏未屏也如廁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不見師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王允之從王敦夜飲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已遂大吐衣面皆汗敦果照視之見允之卧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晉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禍福如此故特書其後之君子可以覽觀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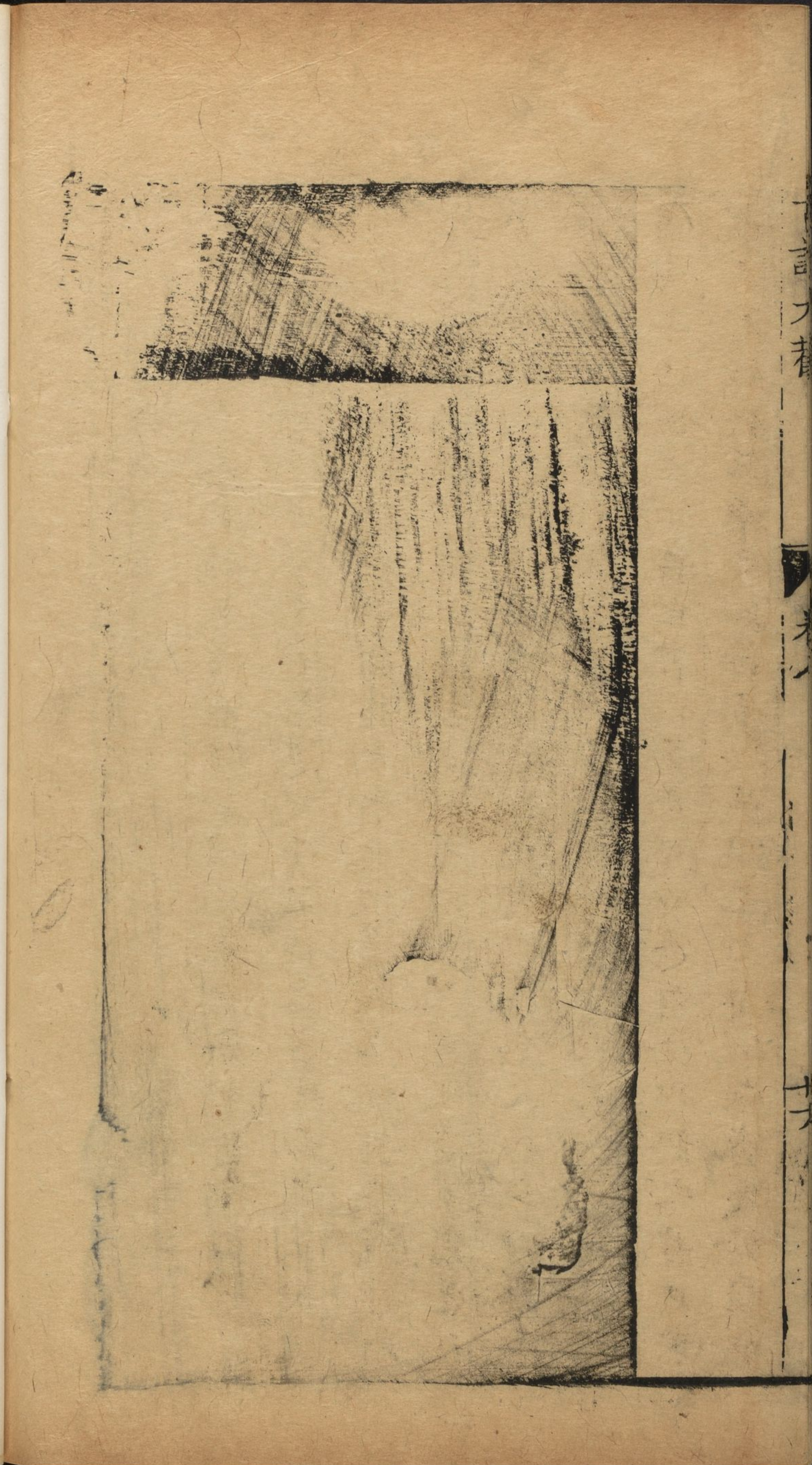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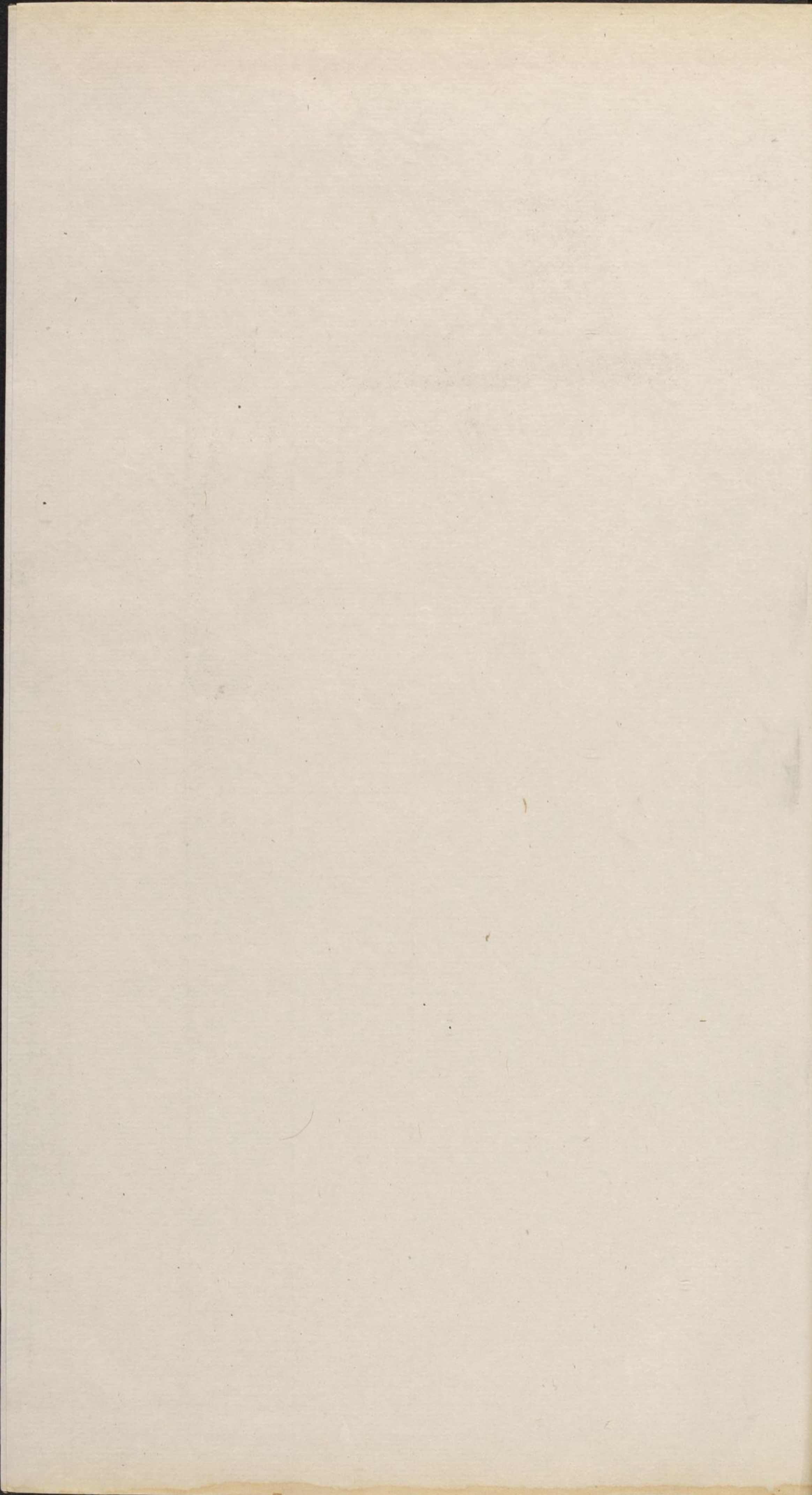
孔子論

蘇軾

蘇子曰此孔子之所以聖也蓋田氏六卿不服則齊晉無不亡之道三桓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於世其政無急於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齊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嬰能知之而莫能為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者不及孔孟也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期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已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聖

見於行事至此為無疑也嬰之用於齊也又於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於定公而田氏之禍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難也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十四年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請討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國之君臣使如春秋之法者至於老且死而不忘也或曰孔子知哀公與三子之必不從而以禮告也歟曰否孔子實欲伐齊孔子既告公公曰魯為齊弱父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豈禮告而已哉哀公患三桓之偏常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夫以蠻夷伐國民不予也臯如

出公之事斷可見矣豈若從孔子而伐齊乎若從孔子而伐齊則凡所以勝齊之道孔子任之有餘矣既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桓不治而自服也此孔子之志也



言
大
春

光
八

十
六

